韓非子集解

韓非子集解卷第八　　長沙王先慎

說林下第二十三。顧廣圻曰藏本連前爲卷非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舉踶馬其一人。顧廣圻曰今本無此六字按有者衍也先愼曰此六字當在下文自以爲失相上上衍此字其猶之也古人其之通用呂氏春秋音初篇注云之其也之可訓爲其其亦可訓爲之舉踶馬其一人卽謂舉踶馬之一人因傳寫誤衍此字又不知其之同義故移於上以爲疊句趙本知其誤而不知其所以誤遂删此六字耳蓋一人舉踶馬一人自後循撫而馬不踶故舉踶馬之一人自以爲失相而自後循撫之一人解之曰子非失相也文字極爲從順一經譌誤遂不可

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蹶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先愼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圻云今本人下有曰字今據補此其爲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蹶馬而拙於任腫膝。顧廣圻曰乾道本任下有在腫膝而不任拙於八字按有者衍也俞樾曰乾道本錯誤不可讀各本皆作子巧於相蹶馬而拙於任腫膝顧氏識誤從之然上文云夫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是任膝者馬也非相馬者也安得云巧於相蹶馬拙於任腫膝乎疑韓子原文本作子巧於相蹶馬而拙於在腫膝在者察也蓋徒知其爲蹶馬而不能察知其腫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蹶馬而拙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是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諸任字而誤衍耳其下又有而不任拙於腫膝七字全無意義則卽上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誤當刪去無疑乃各本皆作而拙於任腫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先愼曰趙本任下無在字是誤以在字爲衍文而不知衍任字也又無而不任拙於腫膝七字與俞說合今據刪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先愼曰語意不完疑有脫文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

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先慎曰意林柙中二字作檻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見於奧。先慎曰各本無見字御覽一百八十八引身下有見字今據補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謂藏室之尊處也已處於尊客坐於旁故文子以爲侮而不敬也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鳥有翢翢者。盧文弨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周周尙銜羽李善注引此亦作周周顧廣圻曰翢周同字集韻又云翢弱羽者卽此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顚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趙用賢曰疑有脫文

鱣似蛇。先慎曰鱣卽鱓叚字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九引持作取下七術篇作握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

○先愼曰事類賦賁諸作賁育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愼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並有以字有字今據增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孫詒讓曰此所引蓋逸周書佚文淮南子氾論訓云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高注用可否相濟也常謂君常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兩文同出一原而意指皆不甚明晰以高說推之似謂上言而下用之者爲事之常下言而上用之者則爲權時暫用權與常相對爲文故文子道德篇亦云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卽隱襲淮南書語蓋尙得其恉此云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惑古字與或通用或亦不常用之言與淮南子文子言權畧同韓子引之者以況千里馬時一其利緩猶下言上用之不可爲常耳

桓赫曰○顧廣圻曰桓赫未詳或桓當是杜也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後

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先愼曰乾道本後作不盧文弨云不字衍先愼案張榜本不作後今從之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先愼曰書大傳一注適得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先愼曰二人窺見紂心之喜怒而不明國事廢興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先愼曰二人能料國事之成敗而不知己之生死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顧廣圻曰三讀爲參高誘注戰國策云參三人竝也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顧廣圻曰主當作生呂氏春秋有貴生即其義宋君貴重其生輕賤其國則太宰長擅宋故參坐而無惡於太宰矣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

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王引之曰鞅爲馬頸靼非射所用鞅當爲決決誤爲決後人因改爲鞅耳決謂韘也箸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也扞謂韝也或謂之拾或謂之遂箸於左臂所以扞弦也故曰執決持扞操弓關機衛風芄蘭篇童子佩韘毛傳曰韘玦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既佽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抉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鄉射禮袒決遂鄭注曰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箸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箸左臂所以遂弦也內則曰右佩玦捍賈子春秋篇曰丈夫釋玦靬抉玦並與決同捍靬並與扞同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王引之曰扞弓當作扞弓扞字從于不從千扞弓引弓也說文弙滿弓有所鄉也字或作扞大荒南經有人方扞弓射黃蛇郭注曰扞挽也音紆呂氏春秋壅塞篇扞弓而射之高注曰扞引也淮南原道篇射者扞烏號之弓高注曰扞扞張也弱子扞弓則矢必安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禦之扞則義不可通今本呂覽淮南扞字皆誤扞惟山海經不誤則鵠有郭音也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先愼曰說文厓下云山邊也又崖高邊也皆有邊義新附云涯水邊也水至於邊則無水矣是涯爲水之止境許書收韓子而無涯字疑脫文荅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先愼曰乾道本富上有以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上以字今據刪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先愼曰亡讀爲忘謂欲富無厭故忘其涯也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先愼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無玉字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孫詒讓曰負其百金者謂償其値百金負猶後世言陪也講[illegible]魏書刑法志云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通鑑宋紀胡三省注云備陪償今人多云陪備負陪聲近字通陪今俗作賠古無此字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顧廣圻曰今本溢作鎰誤先愼曰御覽引作得十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荊王者衆騶妒之因曰臣能撽鹿。盧文弨曰撽音竅旁擊也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妒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先慎曰：左哀十六年傳楚公孫朝帥師伐陳，杜注子西子。此言公子，當即公孫朝。）丈人送之曰：晉强，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先慎曰：公子方伐陳，丈人即爲廬於南門之外，較公子所說爲更易矣。）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己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蝨食彘相與訟。（先慎曰：各本無食彘二字，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有，今據補。）一蝨過之。（先慎曰：御覽引過作遇。）曰：訟者奚說？三蝨曰：爭肥饒之地。一蝨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先慎曰：說文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詩汝墳釋文：楚人名火曰燥。耳讀爲耶。言若不患臘祭之日至，而人之燥以茅耶。）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身而食之。

。先愼曰各本身作毋御覽引作身是今據改蝨臞人乃弗殺。顧廣圻曰卷首至此藏本脫

蟲有螝者或作蚘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先愼曰乾道本螝作就爭下無食字齕下有也字遂相殺下無也字有因自殺三字張趙本螝作蚘遂相殺下有食自殺三字盧文弨云蚘虮皆非據顏氏家訓勉學篇改正作螝爭下脫食字顏有張本同齕下也字衍遂相下食因自三字衍俱依顏改下蚘字當併改顧廣圻云古今字詁螝亦古之虺字舊注當云或作虺藏本今本皆作蚘王渭云洪興祖楚辭注引及柳子厚天對亦作螝也藏本爭下有食字先愼案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正作螝字爭下有也字是也今據改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

皆螝類也。先愼曰乾道本螝作就說見上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爲亂。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

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

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矣。先愼曰乾道本滿下有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盧文弨云下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八字從凌本刪先愼案八字涉下文而複衍顧廣圻謂也當作矣是也御覽一百八十引無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今據刪子姑待之荅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先愼曰乾道本脫之字盧文弨云之字張凌本有先愼案御覽引有之字今據補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爲曲直爲直子。先愼曰數句當是子西對子貢言孔子二字疑子西之誤有恆謂我有恆性無庸導也恆性若何曲者則爲曲直者則爲直此其恆性也皆子西對子貢之言下直於行者曲於欲卽指

子西曲爲曲直爲直之語此孔子聞之而知其不免也今謨子西爲孔子義不可通孔子曰。先慎曰各本同孫星衍孔子集語引此云宋本提行誤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先慎曰孟子趙注振揚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趮。顧廣圻曰趮魏策作肖按又作霄皆同字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

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先愼曰策作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顧廣圻曰有齊當作齊有策云以齊有魏也可證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先愼曰乾道本先作相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上相字作先先愼案作先者是今據改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先愼曰乾道本秦上有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養字按未詳先愼案養字涉上下文善字而誤衍此與上巫咸雖善祝對文不當有養字今

據各本删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虜作儒裘作衣荆王伐吳吳使沮衛歷融犒於荆師。顧廣圻曰未詳左傳云歷由餘多不同先慎曰御覽三百三十八引作吳使沮衛獻蟲蠹於荆師荆將軍曰。先慎曰乾道本荆作而顧廣圻云今本而作荆今據改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荅曰卜卜吉乎曰吉。先慎曰乾道本無乎曰吉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乎曰吉三字今據補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釁鼓其何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作欲盧文弨云欲張凌本作以今據改荅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盧文弨曰人凌本作臣怒字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

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厹由注或作仇首史記樗里子傳作仇猶首者酋之誤本書說林上篇作仇由同此吳師道引此由作繇呂氏春秋權勳篇作厹繇高誘注或作仇酋夙厹之誤也當互正說文云臨淮有厹猶縣漢書地理志同而道難不通。先愼曰呂氏春秋作而無道也此難不二字疑衍其一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顧廣圻曰曼呂氏春秋作蔓先愼曰枝御覽五百七十五引作之下同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先愼曰乾道本必作以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作必呂氏春秋作必先愼案御覽引正作必今據改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顧廣圻曰月當作日呂氏春秋云至衛七日先愼曰御覽引作十月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荊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

師與分吳。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作以謀盧文弨曰以張凌本作與荊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顧廣圻曰說苑權謀篇云遂取東國以賂之

荊伐陳。先慎曰說苑指武篇云楚莊王。案倚相子期與莊王不同時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顧廣圻曰說苑指武篇云雨十日十夜晴按星正字。作姓姓說文雨而夜除星見也集韻有姓晴暒三文先慎曰姓星曡韻古文本通用星毛詩星言夙駕韓詩云星者精也精今晴字漢書天文志孟康注暒精明也韋昭注精清朗也郭璞爾雅釋天注暒雨止無雲也是暒姓精皆今之晴字而詩作星與本書同明古文通用星字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先慎曰御覽十引陳作有戒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

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王渭曰子字衍策無孫詒讓曰存韓篇亦云書言韓子之未可舉則子字似非衍先愼曰子字不當有存韓篇亦誤孫說非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已乃皆朝魏。顧廣圻曰搆策作講按搆講同字

齊伐魯索讒鼎。顧廣圻曰呂氏春秋審已篇新序節士篇云岑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顧廣圻曰呂氏春秋新序云柳下季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先愼曰各本之下有信字俞樾云信字衍文君曰我愛之之者指鼎而言君固愛鼎不愛信也涉下句而衍信字則義不可通先愼案俞說是御覽四百三十引正無信字今據刪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先愼曰效致也咎爲韓君以兵車爲其弟之戒否則咎爲韓賊則以兵車致賊於韓也

靖郭君將城薛。先愼曰乾道本君下有曰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曰字齊策無新序雜事同將作欲先愼案無曰字是御覽一百九十二引正無曰字今據刪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荅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盧文弨曰城上不字衍齊策無顧廣圻曰新序作罷民弗城薛也先愼曰此當各

依本書輯乃輒之譌本書輯輒多互亂御覽一百九十二引乃不城辭蓋不審輯爲輒之誤而誤刪之也

荆王弟在秦。先愼曰說苑權謀篇云楚公子午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先愼曰御覽八百十引射作尉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先愼曰乾道本壺作壷今據趙本改下同說苑正作壺左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注瓠丘晉地河東東垣東南有壺丘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先愼曰御覽無也字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顧廣圻曰藏本鍊作諫鎰作溢按作溢是也諫當作鍊鍊同字也先愼曰御覽同藏本誤不可從淮

南子云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以百鎰鍊金遺晉語自可通毋庸改字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逆作溺按所改誤也逆當作遂形近之誤十過篇云不可遂又云子其使遂之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先愼曰說難篇鄭作宋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先愼曰以上當有其家二字說難篇作其家甚智其子以巷人告者爲盜

觀行第二十四。盧文弨曰藏本卷八起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先愼曰各本鏡上有故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十七初學記二十五引並無故字今據刪道無明過之惡。先愼曰各本惡作怨藝文類聚御覽初學記引作惡今據改目失鏡則

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先愼曰各本自緩作緩已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三百七十六引緩已作自緩已案自字是佩韋以自緩與佩弦以自急文法正同已字誤衍御覽四百五十九意林引並作自緩無已字今據改 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先愼曰治要安作闕說見難言篇意林心作性是 故以有餘補不足。先愼曰張榜本無有字盧文弨云脫張凌本有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先愼案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以上有能字是類聚御覽並有有字 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先愼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弨云世凌本作勢先愼案治要正作勢今據改 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

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先慎曰治要朱作婁下同 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先慎曰此言因其可得之勢求其易行之道也卽承上勢不便道不可而言 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盧文弨曰賢聖舊倒今從張凌本撲作樸 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弨云獲下脫之字張凌本有今據補 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

非譽。先慎曰非讀爲誹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斲作斷按此有誤未詳先慎曰法疑作繩大體篇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孤憤篇必在繩之外矣是其證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於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作之今據改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盧文弨曰凌本無不重死則令不行也八字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盧文弨曰常張凌本作長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

法若饑而食。盧文弨曰饑當作飢下同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盧文弨曰凌本寄下有治字先慎曰治字衍文理治也其道順故後世服。先慎曰句絕今使人饑寒去衣食。先慎曰乾道本作令使人去饑寒盧文弨云從凌本增改作今使人饑寒去衣食先慎案盧校是今依改顧廣圻謂作令者誤以令字屬上讀非雖賁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雖誤先慎曰盧文弨云張凌本亦作則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先慎曰旣盡而猶索之故下以負對無有則輕法。先慎曰乾道本無無有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按當重下對無有四字先慎案顧說是也今據藏本今本補二字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先慎曰其字當爲甚之殘闕字甚病與危國相對爲文明其爲甚之誤下云甚病之人利在忍痛作甚字卽其證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忠言也。先慎曰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

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先慎曰謂以拂耳之言爲福也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顧廣圻曰七字爲一句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先慎曰盧文弨拾補改身爲臣顧廣圻云此二句以其力與其身相對言人主當權其臣之力使不得爲田成不當責其臣之身使爲比干也或謂此有誤字非先慎案顧說是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顧廣圻曰乾道本此下重以無功御不樂生七字藏本今本無先慎曰道藏本今本是今據刪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强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眾寡故齊萬乘也。盧文弨曰齊下脫故字張凌本有先慎曰齊下不當有故字張凌本誤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先慎曰此指田成而言殺天子也。盧文弨曰凌本作以成其梟弒也顧廣圻曰故臣得奪主句絕殺當作桀形近之誤桀字逗天子也句與上文故齊萬乘也句例同戰國策新序皆言宋康王剖傴之背史記云於是諸侯皆曰桀宋下文使傴以天性剖背是其證矣先慎曰顧說是凌本不得其義而改之耳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先慎曰乾道本無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偽下有為字先慎案詐偽為是天性為非相對成文有為字者是今據補天性為非小得勝大。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大下有矣字誤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先慎曰乾道本而作正

盧文弨云凌本正作而顧廣圻云正字當衍先愼案顧說是今依凌本改趙用賢云近失正國之理也是據誤本而爲之辭不可從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先愼曰乾道本道作遺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遺作道先愼案下能立道於往古卽指道行而言明遺字形近而誤今據改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先愼曰御覽七百六十四引有民心二字能立道於往古。先愼曰乾道本往下有名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名字今據刪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盧文弨曰其備足以必完句凌本無必字非法字疑衍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

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先慎曰此當有脫字 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先慎曰趙本皆作出是 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中爲金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中作守先慎曰中字是中爲金石即心懷金石也此指上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而言 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赴谿而掇金五字據道藏本趙本補 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

能取。先慎曰己不能禁賁育得而勝之己不能守盜跖得而取之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先慎曰乾道本貞下有平字按平字涉下文而衍今從趙本刪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耳。先慎曰乾道本禍作耳顧廣圻云今本耳作禍誤按不字衍耳當作身形相近也與上句對先慎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故危有高義文選七命注引論語鄭注莊子盜跖篇釋文引李注並云危高也此言人主雖於伯夷不妄取之高離法失人不能禁止臣下終有田常盜跖之禍顧說謬甚趙本耳作禍是也今依改何也。先慎曰乾道本何作可今據趙本改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强不得侵弱眾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

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先慎曰不失發乾道本作失發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下有不字乾道本發作廢譌今據改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壽作售誤按上文云惡之死如秋此其義也而盜跖止。王先謙曰句絕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王先謙曰此宰予謂齊簡公臣與田成爭權而死者蓋周世有二說或云闞止或即以為孔子弟子宰我也六卿晉臣言無爭奪亡滅之禍故圖書不得而載著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先慎曰拾補瞋作瞋盧文弨云瞋張凌本作瞋先慎案作瞋者是莊子說劍篇瞋目而語難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今本拱下有於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盧文弨曰扼腕同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避作備按備字涉上句誤所

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下有使字先愼案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眾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死節。先愼曰乾道本不下有獨字盧文弨云凌本無獨字今據刪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盧文弨曰恃凌本作持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怯下有士字誤按依上文當有弱字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先愼曰如字衍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盧文弨曰賞凌本作法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貴育之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通下有於字誤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王渭曰惑字有誤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

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先愼曰不兼官也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盧文弨曰馬陵本作矯王先謙曰凌本非也馬服謂趙括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先愼曰乾道本爭下有訟字盧文弨云訟字秦本無顧廣圻云訟字衍此涉下句而誤先愼案飭令篇亦無訟字今據秦本刪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任心治。先愼曰各本無任字御覽八百三十引心上有任字是下去規矩而妄意度妄意度與任心治相對爲文明此脫任字今據補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先愼曰御覽引妄作委治要無度字均誤解老篇妄作忘說詳彼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

王爾不能半中。王先謙曰王爾巧工淮南子王爾無所錯其剞劂先慎曰中音丁仲反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先慎曰各本執作守治要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引並作執則萬不失矣。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矣作一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先慎曰治要守上有而字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先慎曰此宋康王事安危篇云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是也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顧廣圻曰鼓當作敎下文其敎易知故言用承此以法敎心。顧廣圻曰此敎字誤未詳所當作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先慎曰乾道本行下有之字知之下無心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上之字下之字下有心字按依上文當刪補今據改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

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先慎曰安危篇云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繩之外是也因攢而縫。俞樾曰攢字無義當作簪荀子賦篇簪以爲父楊倞注簪形似箴而大是簪亦箴類故曰因簪而縫也說文金部鐕可以綴著物者簪即鐕之叚字亦或作撍周易豫九四明盍簪京作撍是也古本韓子當亦作撍傳寫因誤爲攢矣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怨。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居按君字誤下盡忠而少罪

闇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

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立顧廣圻云今本立作生按立字譌今據改）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先慎曰乾道本不提行今依趙本）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見上有民字按當脫燕字）魯見

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小作而誤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先愼曰蔽當作被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

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先愼曰見說林上魯穆公條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先愼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則下脫不字凌本有先愼案治要有不字今據補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名成。先愼曰各本進上有推字案推卽進字誤而衍者治要無今據刪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谿。先愼曰乾道本下作則千作十盧文弨云則字凌本作而下二字十張凌本作千先愼案意林則作下

十作千今據改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先愼曰白孔六帖十一引兩船字並作舟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先愼曰乾道本鈞作金無而字盧文弨云金藏本作鈞先愼案上文作鈞明鈞者是而字脫據藝文類聚七十一白孔六帖御覽七百六十八引改補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盧文弨曰尊主下馮校添以尊二字持張本作待王渭曰當衍一主字先愼曰王說是持字御覽三百七十引作須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先愼曰御覽三百七十引右左互易故曰至治

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於事。先愼曰乾道本無便字顧廣圻云易字當衍今本巧下有便字誤藏本無先愼案有便字是此二文相對顧氏以上易字爲衍故下不應有便字改從今本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盧文弨曰張凌本無者字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先愼曰乾道本名作明顧廣圻云藏本明作名王渭云文選解嘲注引此作名名字是此皆以功名對言今據改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名作功誤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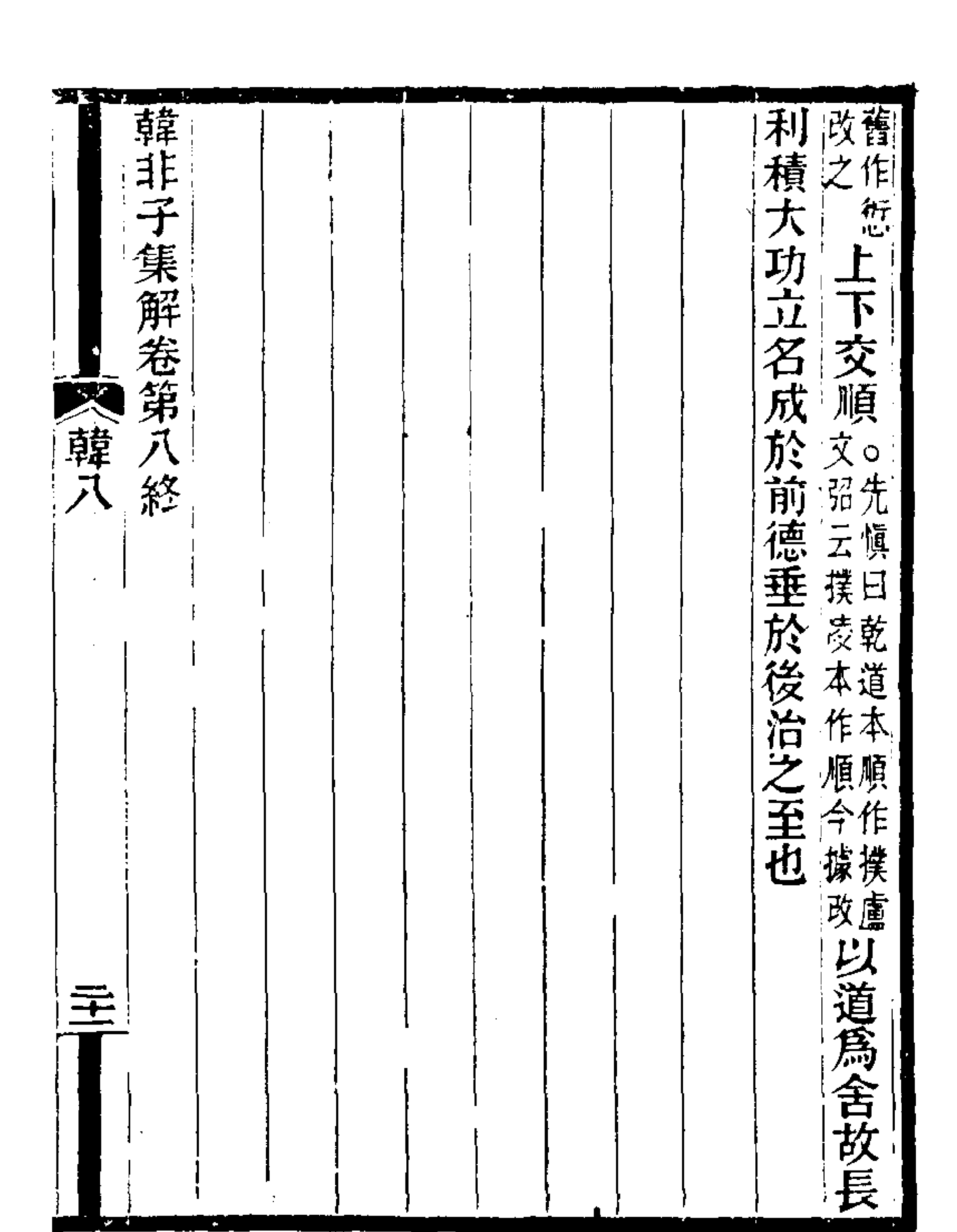
古之全大體者。盧文弨曰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古之人君大體者先愼曰治要御覽四百二十九引與本書同選注誤不可從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先愼曰御覽引智作欲不以私累己。先愼曰治要私作心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先愼曰用人篇云隱繩而斵是也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先愼曰乾道本至上有致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致字先愼案致卽至字誤而複者改從今本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先愼曰乾道本樸作撲今從道本改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

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鉤作鈞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盧文弨曰少淩本作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可作治誤

上不天則下不偏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先愼曰乾道本畢作必今據治要改作畢

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先愼曰治要歷作措

上無忿怒之毒。先愼曰治要毒作志注云志作毒下無伏怨之患。先愼曰治要注怨



舊作愬改之上下交順。先愼曰乾道本順作撲盧文弨云撲交本作順今據改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八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九　　長沙王先慎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先慎曰卽內儲說下 七術一曰眾端參觀端直也欲求眾直必參驗而聽觀也。先慎曰注誤方言十緤未紀緒也南楚或曰端引申之則凡未紀緒皆謂之端禮記中庸執其兩端詩載驅序箋故猶端也疏並云端謂頭緒也此謂頭緒眾多則必參觀否則誠不得聞而爲臣壅塞矣若訓爲直則與下文不合 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先慎曰責下謂責臣下專司之事下云責下則人臣不參是也注未明晰 五曰疑詔詭使疑危而制之詭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先慎曰乾道本注詭而下衍同字今從趙本刪 六曰挾知而問。先慎曰下文知作智字同 七曰倒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 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本提行今據改

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聽有所從若門戶然則爲臣所塞。先愼日拾補壅改擁盧文弨云後凡擁字皆本作擁先愼按趙本注其作各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煬則後人不見此譏壹公偏聽子瑕。先愼曰乾道本無在字顧廣圻云今本說下有在字按依句例當補改從今本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爲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詐以大魚爲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盧文弨曰注半疑下衍有半二字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而江乙之說荆俗也荆俗不言人惡故白公得以爲亂。先愼曰乾道本乙作乞下同顧廣圻云藏本乞作乙是也先愼案策正作乙今據改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恐其所貴臣妾擁已故更貴臣妾以敵之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爲擁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爲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積疑爲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言市有虎猶未可信況三人乎。先愼曰乾道本注虎上衍之字今從趙本刪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嚴斷先愼曰趙本注火誤作吏故仲尼說隕霜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盧文弨曰注將行一本有官名二字而公孫鞅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尙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先愼曰守當作止注不誤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盧文弨曰成歡後作讙荀子解蔽篇作戴讙顧廣圻曰說歡作驩驩歡同字先愼曰歡驩讙三字古通用禮記樂記鼓鼙之聲讙注或爲歡歡驩爲馬名本字孟子驩如荀子大略篇夫婦不得不驩告以驩爲歡樂字驩歡讙音義並同故通用春秋文公六年晉侯驩公羊作讙史記作歡是其證荀子楊注引成作

藏誤見下說卜皮以慈惠亡魏王也。卜皮以魏王慈惠知其必亡其身盧文弨曰注上其字一本無先慎曰乾道本注脫知字今從趙本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治國常嚴禁人之厚葬不用命者戮其尸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謾欺也。先慎曰乾道本用下有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也字先慎案無也字是也下不用與下輕死句法一律不當有也字今據刪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救火以驗人之用命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也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句踐知之故式怒鼃句踐知勸賞可以詔人故式怒鼃以求勇。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知下有之字先慎案有者是也今據補注趙本詔作招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先慎曰弊今本作蔽誤厚賞

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拾蠶握鱣而不惱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俞樾曰是以效之當作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卽指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賞之下可使人人爲賁諸以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明之也下文云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是其義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效之舊注謂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穕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穕。盧文弨曰注混商當是混同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申子爲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盧文弨曰注申子爲下脫趙字先愼曰趙紹韓沓國策作趙卓韓鼂故公子氾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以搆三國此

非計也公子汜數君行令。盧文弨曰注韓王欲下脫割字而應侯謀弛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先愼曰注謀下脫弛字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爲姦如鹿之散。顧廣圻曰姦則鹿散四字爲一句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爲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爲姦故還大夫而警之而戴讙詔視轀車戴讙欲知奉笥者更使視轀車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譽也商太宰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己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趙用賢曰言挾己之智而問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反得以用其欺是不若深知一物則智有所積而衆隱皆變爲顯也乃與下事相合注非顧廣圻曰智

讀爲知下同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先愼曰乾道本注於下有伏字今從趙本刪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佯亡以驗左右之誠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必下有審字誤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羣臣聳懼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史便得彼陰懼也。盧文弨曰注陰情謂陰懼先愼曰事當作使下文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史陰情正作使字注作使庶子是也謂愛御史亦誤卜皮使庶子佯愛御史之愛妾非愛御史也下說注同誤西門豹詳遺轄詳謀遺其轄欲取淸明之稱也。盧文弨曰注詳譌作謀顧廣圻曰說詳作佯詳佯同字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爲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山謾樛豎僞謾樛豎知君疑也。先愼曰乾道本樛作樛顧廣圻云陽山當倒詳後藏本今本樛作樛先愼案樛字是下文亦作樛此誤今據改淖齒爲秦使詐爲秦使知君惡已齊人欲爲亂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子之

以白馬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先慎曰注聽字當作明下文而以嗣公爲明察是其證

倒言七右經

一。盧文弨曰凌本作傳一下倣此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先慎曰難四篇無專字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先慎曰乾道本踐作賤盧文弨云賤凌本作踐先慎案作踐是今據改難四篇作淺亦誤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先慎曰乾道本國下有人字盧文弨云凌本無下人字先慎案人字涉下文而衍難四篇無人字是其證今據刪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顧廣圻曰擁當作壅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先慎曰注之煬當作煬之今或者

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識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也。先愼曰乾道本注也作乎盧文弨云一本無上者字注乎字譌本作也今據改）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眾而迷（舉事不與眾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何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故下有何字今據補）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舉國既化為一則不得論其是非也。先愼曰趙本注不作安）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為一故問之無益。先愼曰乾道本猶下有之人二字顧廣圻云藏本無人字今本無之人二字先愼案之人二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一曰（。顧廣圻曰按一曰者劉向敘錄時所下校語也謂一見於晏子春秋其所曰者如此凡本書一曰皆同例）晏嬰子聘魯（。盧文弨曰淩本無嬰字）哀公問曰（。王渭曰晏子春秋哀作昭）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

三人謀必知迷惑也。先慎曰注知字衍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先慎曰謂衆口同聲也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先慎曰御覽八百八十二引大作水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先慎曰乾道本乃作遇拾補作乃盧文弨云乃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遇作乃今本無兪樾云上遇字當作與上文云王何不試與之遇乎故此云臣請使王與之遇乾道本作遇之遇傳寫誤耳道藏本改下遇字爲乃字屬下讀趙本並刪乃字均非其舊先慎案下遇字爲乃字之誤乃與迺同爾雅迺乃也俗作廼與遇字形相近乾道本因誤作遇趙本從而刪之惟道藏本張本不誤讀當於之字絕句迺字屬下讀請使王遇之使字即有與之意既言使不得復言與且下文爲壇場大水之上上無迺字則文氣不接兪說非也御覽引正作乃今據改而與王立之焉有閒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

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以齊荊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慎曰言字不當有涉下文而衍先生毋言矣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眾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利。先慎曰乾道本不下有可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可字今據刪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眾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先愼曰乾道本纂上有言字今依趙本刪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先愼曰乾道本壬上無豎牛曰三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豎牛曰三字今依補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先愼曰乾道本已爲二字作以字顧廣圻云藏本以上有爲字今本作已爲先愼案此與上文吾已爲爾請之矣句法一律作已爲者是也御覽五百七十五引正作已爲今據改

使爲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先愼曰乾道本無因字死作殺盧文弨云殺一本作死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上有因字今據增改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先愼曰事見左昭四年傳彼言仲壬奔齊此謂孟丙左氏記當時事韓子傳聞故不相符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

江乙爲魏王使荊。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謂荊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顧廣

圻曰藏本今本無庶字楚策云得無遂乎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衞嗣君。先愼曰君當作公嗣公衞平侯之子秦貶其號爲君非此書末入秦作必不從秦所貶爲稱且上經嗣公欲治不知不作君是君當爲公之誤荀子王道篇注引此正作公重如耳愛世姬。顧廣圻曰荀子注引世作泄按世泄同字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先愼曰荀子注引壅作雍古字通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先愼曰乾道本敵下有之字盧文弨云之字衍凌本無先愼案張榜本無荀子注引亦無之字字今據刪尊魏姬以耦世姬。先愼曰荀子注魏姬作魏妃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先愼曰此謂賤不得訾議貴者也舊注誤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盧文弨曰凌本作下偏上但注不如此先愼曰必字衍文賤議貴下坐上均承上夫不使來坐剅商君告坐之法不使下坐上者不使下與上告坐也八說篇明君之道賤得議貴下必坐上上不待勢重之鈞也此與八說相反故云不使賤議貴下坐上凌本不知必字之誤而改必坐爲偏得其意而失其眞矣注不可讀盧氏據之亦非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旣鈞正可相與議則

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共共謀爲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衛。盧文弨曰注兩受共共謀受譌受嗣君之壅乃始。先愼曰言乃自此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卽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姦絕也。先愼曰趙本注所下有以字盧文弨云注以字衍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顧廣圻曰魏策恭作葱姚校云孫作恭按恭字是新序亦作恭下文有龐敬縣令也當是一人先愼曰事類賦二十引恭作共古字通用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先愼曰御覽一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七八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不信二字並作不下同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

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先愼曰事類賦引見作入

二董閼于爲趙上地守。先愼曰藝文類聚九又五十四御覽卷六十九又六百三十八引閼作安案二字古通說見難言篇行石邑山中見深澗峭如牆。先愼曰各本見深澗作澗深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引改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先愼曰藝文類聚御覽引無旁字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先愼曰各本盲作癡今據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改藝文類聚御覽引盲作狂亦誤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先愼曰藝文類聚引牛上重有字案有當爲曰之譌此脫上文正有曰字即其證藝文類聚上曰字亦作有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先愼曰拾補太作大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先愼曰乾道本法作治盧文弨云治張凌本作法顧廣圻云藏本治作法王渭云文選注引作吾法無赦也先愼案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法今據改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

犯也何爲不治。先慎曰各本句末有之字盧文弨云文選注引句上有又字無之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引亦無之字今據刪

子產相鄭。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盧文弨云故字脫藏本有先慎案此與上文句法一例有故字是今據增子必嚴子之刑。先慎曰乾道本刑作形顧廣圻云今本形作刑案當作刑下同今據改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盧文弨曰故字衍游吉不忍行嚴刑。先慎曰乾道本作游吉不肯嚴形盧文弨云張夌本作游吉不忍行嚴刑今據改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雚澤。盧文弨曰今左傳作萑苻之澤唐石經初刻萑作雚李義山詩直是滅雚蕭萑乃雚之省文先慎曰詩小弁萑葦淠淠韓詩外傳作雚是雚爲今文萑爲古文也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王先謙曰此所謂不修春秋也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顧廣圻曰春秋經僖公三十三年菽作草先愼曰菽當作草下云草木猶犯干之承此而言明菽爲草之譌周之十二月卽今之十月不應有菽且菽亦不得言可以殺也前經注引正作草明注所據之本尚未誤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顧廣圻曰藏本桃作梅按春秋經云李梅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盧文弨曰藏本人君作君人倒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先愼曰初學記二十引刑字在者字下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播揚善掩翳人也。先愼曰初學記引掩作播掩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因鬬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先愼曰行之所易

卽去其所易也行猶去也之猶其也下公孫鞅章正作去其所易離讀爲罹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先愼曰不關所惡謂不入斷手之法也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注關猶入也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爲行位。先愼曰乾道本能下有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有字今據刪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先愼曰依上文智下脫能字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之字誤依下句此當衍人字而利足以勸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誤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

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能誤何故而不治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先慎曰乾道本無重罪二字顧廣圻曰今本者上有重罪二字先慎案重罪二字與下小過相對今本有是也今依增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俞樾曰不至當作不生言犯輕罪者不得生也商子說民篇曰輕者不生是其證是謂以刑去刑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顧廣圻曰離讀為籬俞樾曰此言辜磔其人而棄尸於水之中流為積尸壅遏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言辜磔者之多也據下文云夫罪莫重辜傑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並無設禁遮擁令人離水之義且設禁遮擁令人離水

而猶竊金不止則是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及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氏讀離爲離此亦不得其解而强爲之辭先愼曰俞說是采金之禁句得謂獲其人也而輒辜磔於市而猶則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盧文弨曰淩本則字作雖子之三字疑以意改王先謙曰不必得三字當在也字下文誤倒耳天下上奪有字以文義繹之如此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先愼曰乾道本趣作輒火下有者字俞樾云輒當作趣者字衍文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謂火田也哀公實親在其間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也趣誤作輒蓋以形似之故又因下文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是其義愈晦並輒字之誤莫之能正矣先愼案趙本輒作趣藝文類聚八十御覽八百六十九初學記二十引並作趣無者字今

據改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先愼曰事急不及以賞謂事急不及與賞也詩江有汜鄭箋桑柔儀禮鄉射禮大射儀箋注並云以猶與也藝文類聚御覽引賞作罰是不知以有與義而妄改下云請徒行罰則此何得謂事急不及以罰乎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先愼曰乾道本罰作賞顧廣圻云賞當依馮氏舒校改作罰先愼案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請徒行罰今據改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先愼曰趙本令下未遍作令未下遍藝文類聚初學記引正作令下未遍

成驩謂齊王曰。顧廣圻曰荀子解蔽篇楊注引此成作戴云蓋爲唐鞅所逐奔之齊也今按此非一人楊說附會失之也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

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王渭曰安下當有所字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眾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先慎曰此謂齊王不裁抑薛公則大臣得無重乎無猶得無也古書多如是士喪禮筮宅辭曰無有後艱鄭注得無後將有艱難乎又卜葬日辭曰無有近悔鄭注得無近於咎悔乎是其證韓子一書皆不欲大臣重於君故孤憤一篇則曰人主愈弊大臣愈重再則曰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權即重也戳觀義又曰萬乘之患大臣太重此即其義注謂威不得重失其旨矣下文云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者即八姦篇所謂為人臣者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則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之意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先慎曰趙本內作外訛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盧文弨曰藏本作問對

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先愼曰上兩卜字今局本均作十誤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先愼曰各本幣作蔽御覽五百五十五又六百四十一八百二十引並作幣今據改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衛嗣君之時。先愼曰君當從經作公說見上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

治病（魏襄王之后也。顧廣圻曰未詳宋衞策無此句餘亦多不同）衞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先愼曰乾道本胥靡上無一字盧文弨云藏本有先愼案策一作贖一胥靡是有一字是今據增）王曰。（顧廣圻曰王當從宋衞策作君）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先愼曰乾道本注獻下有雖字今據趙本删）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先愼曰若如同義如字涉上文而衍）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先愼曰乾道本種上有文字盧文弨云凌本無文字先愼案藝文類聚五十四又八十御覽六百三十八引無文字今據刪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先愼曰乾道本無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欲下有知字先愼案藝文類聚御覽引有知字今據補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先愼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人作民下同之作火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先愼曰者死當作死者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先愼曰趙本降北作北降誤倒人之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先愼曰各本無之字據藝文類聚引增盧文弨云走張凌本作赴先愼案御覽引亦作赴藝文類聚仍作走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政當去之。盧文弨曰注政或是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

亭小故也。盧文弨曰甲兵藏本倒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先愼曰事類賦十六引倚作徙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先愼曰各本遂作還御覽二百九十六六百三十八引還作遂今據改俄又置一石赤菽於東門之外。先愼曰各本無於字案與上文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文法一律此脫於字御覽引有今據補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先愼曰各本令下有大夫二字案此涉下文而衍御覽二百九十六及七百七十五八百四十二初學記二十七引並無此二字今據刪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先愼曰各本宅上無上字案上文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句法一律此不當省御覽事類賦引並有上字今據補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先愼曰藝文類聚五十引人作民

（下同）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質。先愼曰藝文類聚引的作狗）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先愼曰疾讀爲亟）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射也（。先愼曰各本射上有戰字顧廣圻云戰射當作射戰先愼案戰字涉上文而誤衍藝文類聚引無戰字今據刪）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尙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先愼曰御覽九百四十九引氣作勇誤下文正作氣）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先愼曰趙本明年下無之字）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先愼曰乾道本譽作毀顧廣圻云藏本

今本毀作譽按當作敬形近之誤上文云奚敬於此先愼案顧說非也毀乃譽字之譌注不誤御覽四百三十七引正作譽今據改 一曰。先愼曰乾道本提行今依趙本 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先愼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弨云脫藏本有今據補 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制也。先愼曰此謂人有以自剄之頭獻者 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先愼曰乾道本越作曰吳作吾今依張榜本趙本改 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先愼曰民當作人注不誤 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盧文弨曰頭一本作頸 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爲哉其所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顧廣圻曰助當作勸盧文弨曰注但下脫君字先愼曰注所下脫以字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

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其能善不安為也嚬有為嚬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嚬笑尚不安為況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嚬笑相去遠矣。先慎曰各本無相去二字今據御覽三百九十二六百三十三引補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子也。先慎曰各本故下有收字御覽無今據刪

鱣似蛇。盧文弨曰已見前說林下篇此重出先慎曰此條見之於經說林誤重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先慎曰說林握作持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賁諸鱣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賁諸之勇。先慎曰乾道本賁諸作孟賁注同案經及說林下篇並作賁諸明孟賁為賁諸之誤今依張榜本改御覽八百二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正作賁諸又案張榜本依說林刪則忘其所惡五字不可從

〔四〕魏王謂鄭王曰。先慎曰鄭卽韓也說見說林上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

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先愼曰乾道本公上無鄭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公上有鄭字今據補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先愼曰張榜本魏作梁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先愼曰御覽五百八十一引粟食與三百人等北堂書鈔一百十引與此同宣王死湣王立。先愼曰御覽引湣作文誤北堂書鈔引與此同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先愼曰御覽引嚴作巖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爲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先愼曰乾道本疑上有欲字盧文弨云下欲字張本㢮本皆無今據

刪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爲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爲之講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

三國至韓王謂樓緩曰。盧文弨曰此見秦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云云下公子氾作公子池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郎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國入函谷王上當依策有秦字先慎曰顧說是張本自三國以下均脫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當將復取事疑存經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先慎曰策高注講成也案春秋時人謂之成戰國時人謂之講其義一也春秋時多背成與戰國時多反復皆事後變計不可謂講字本有是義說文講和解也注說是非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氾而問焉王召公子氾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

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爲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顧廣圻曰策云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日不獻三城之故也。盧文弨曰下王字衍注三國下脫入字悔日下脫吾字淩本皆有顧廣圻曰王當作之先愼曰盧說是玩注說則所見之本尙無王字注入字趙本亦脫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盧文弨曰策作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盧文弨曰無危舊倒講先愼曰策作無爲成陽而悔也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因梁鄭。先愼曰梁鄭卽魏韓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廢上黨棄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虱也。先愼曰口卽圍之古文王拱而朝天下。先愼曰拱拱手後者以兵中之中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必

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顧廣圻曰易字當衍弛卽易也不容複出謂以地易上黨舊注全誤五扁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爲市立有閒。先愼曰乾道本有作以顧廣圻云今本以作有先愼案御覽八百二十七引亦作有今據改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刪其由也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爲姦。盧文弨曰注復字藏本作反凌本作返先愼曰御覽引注復作彼是也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盧文弨曰荀子解蔽篇注引轀作輼下同伺作司古字使人報曰。盧文弨曰不荀注人作者見轀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遣伺輼車故實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閒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不事於臣之事也。先愼曰乾道本知作之顧

廣圻曰今本上之字作知按依下文當作知先愼案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七引正作知今據改求督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顧廣圻曰上文云戴驩宋太宰六微篇同說林下篇宋太宰貴而主斷與此皆一人商宋也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覽。先愼曰屎經作失是也御覽八百二十七引正作矢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先愼曰悚懼其所卽悚懼其知也下文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卽悚懼其明察也所字卽承上爲義禮記哀公問今之君子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鄭注所道也孔疏言不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用其養民之道是何末所字承上文爲義之證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先愼曰御覽三百七十引握作除佯作陽求之甚急

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先愼曰意林作左右而取備之元注與此同是馬氏所見本已有異者）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割爪不誠。先愼曰乾道本以下無此字之下有臣字誠作割盧文弨云以下脫此字張本有臣藏本作誠不下誠字衍顧廣圻云藏本臣作誠是也今本割作誠按誠不句絕不否同字也割字當衍今本所改謬甚俞樾云割字涉注文而衍顧氏已訂正矣顧以誠不句絕非也誠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所見本未倒也下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僞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先愼案割字張榜本作誠是也上臣字藏本誤作誠耳臣字當衍盧顧誤從藏本故於下不誠二字未誤之張本而反訾之俞氏止知顧誤讀誠不之非而不審張本作不誠之是亦未見其能擇善而從也御覽引作以此察左右之不誠是其證今據刪改意林作以此察左右之虛實亦有此字虛實卽不誠也明爲馬氏所改）

韓昭侯使騎於縣。（先愼曰乾道本連上趙本提行昭下無侯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昭下有侯字今據改）使者報昭侯問。（盧文弨曰藏本有之字）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

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先慎曰乾道本令下有入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入字先慎案入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固字藏本作同趙本作國並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先慎曰白孔六帖十四引主作王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先慎曰此當作吏乃以君爲神明皆悚懼其所文義乃順後人不明所字之義因移以君爲神明於所字下失之上文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又以韓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句法一例是其證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史作吏下文同按吏字誤也韓策云安邑之御史死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史。盧文弨曰注下似當有之妾二字先慎曰上經注云使庶子愛御史亦無之妾二字是注本作愛御史也其誤已詳上經注下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先慎曰此下疑有脫文上經注云欲取清明之稱也當本此下說

七陽山君相謂閭王之疑己也乃僞謗樛豎以知之樛豎王之所愛令僞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己也。盧文弨曰注令當作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謂作衛按謂當作韓陽山當作山陽戰國韓策有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云云可為證樛豎亦韓人本書說林上及難一篇皆云韓宣王謂樛留也今本輒改為衛謬甚

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盧文弨云藏本齊下有文字或湣作汶而脫其旁先慎曰乾道本重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重也字先慎案也字不當重今據刪

張榜本此接前下不提行誤

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爲亂也。俞樾曰此本作令王知之走字衍文也舊注於上經云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卽令王知也可證舊本之無走字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僞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顧廣圻曰藏本作誠信不按此當作誠不舊注誤先愼曰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語極明顯不當倒不字顧說非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盧文弨曰倒字後十一卷中作到乃古字此亦當同

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先愼曰意林作關吏乃呵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盧文弨曰與字衍意林作因以金與關吏乃剪截成文吏荀子王制注引作

市後亦同顧廣圻曰因事關市以金與句絕關吏乃舍之五字爲一句王先謙曰因事關市句以金與關吏句關市蓋關吏之從者與吏有別以情事論苛難之事吏不便自爲之故知有別也此人僞事關市因緣得通關吏而與以金文自明顯後人失其讀耳先愼曰荀子注作昭之以金亦非元文**嗣公爲關吏曰**。先愼曰拾補爲改爲謂顧廣圻云荀子注引爲作召先愼案爲謂古通作爲不誤御覽八百二十七引爲作謂吏作市**某時有客過而所**。王渭曰句絕**與汝金而汝因遣之**。盧文弨曰荀注引因作同**關市乃大恐**。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市作吏誤楊注引作市**而以嗣公爲明察**。顧廣圻曰此下今本有右傳二字誤乾道本藏本皆無後各卷同此說也非傳

韓非子集解卷第九終